

## 第五十五回 松寶林酒令戲群芳 許銀屏新詞翻妙語

前回說松府娶親非常熱鬧，接後二十四日，李府娶金鈴，二月十二日，許府娶紅鸞，排場局面，也與松府大同小異。松勇已帶了金子上任去了，夫人倒陪了好些妝奩。幾家喜事辦畢，眾人都乏極了。

一日，寶珠同紅鸞到後花園逛了幾步，看看景致，雖不及自己家裡，也還佈置得清雅。二人走了幾個亭台，有些乏了，就踱了回來，紅鸞請他房裡稍坐，寶珠信步進來。丫環茶送得來，姊妹閒談一會，只見又庵走進房來，看見寶珠，忙搶步上前笑道：「嫂子今天高興，貴人來踏賤地，難得難得。」

寶珠也起身笑道：「我倒是常來，不過沒有見你罷了。」又庵又親自換了一杯茶、旁邊坐下，笑道：「哥哥今天出去早！」寶珠道：「一早出去，此刻還沒有回來。」又庵道：「嫂子儘管放心，在此多坐一會，哥哥回來，只怕要到晚呢。今天是雲竹林夫人壽，同李大哥他們一同拜壽去了，昨日他們就約定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不錯，今天二十六，提起我也記得，年年請人。」

又庵道：「嫂子那天回去走走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不定。」又庵道：「初三是要回去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初三也沒甚事。」又庵道：「昨日李大哥講，說你們大姑奶奶請客流觴，哥哥沒有回來說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哥哥也沒有說。請些什麼人？」又庵道：「就是家裡幾個人，嫂子同他，還有大妹妹、三妹妹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肯放你夫人去嗎？」

又庵笑道：「大姑奶奶賞臉，我們難道不識抬舉的？明天叫他伺候嫂子就是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說。」又庵對紅鸞道：「今天哥哥不在家裡，何不請了三妹妹、紫雲姑娘，來陪嫂子打牌耍子？」紅鸞答應，又庵就辭了出去。寶珠又坐了一刻，也就起身，紅鸞要他打牌，寶珠不甚高興，就親自送他到前邊來。

次日，寶林著人來請，呈上一封書柬，正值紅鸞、寶珠陪著夫人閒話，夫人問了來人備細，又看了來箋，笑道：「好精工尺牘。」就替他們答應了。寶林見諸客全到，心中暢快。到了上巳，寶林吩咐園中收拾，因為是個流觴題目，就在長堤外枕流吟舍，鋪設一色的錦綉繡幙，翠羽珠簾。

寶林一早約了銀屏、翠鳳、公主，帶了彩雲、彩霞、彩嵐、彩虹等群婢，既各房丫環，還有許多僕婦，先到園中漫漫玩賞。一路香草鋪茵，鮮花似錦，鳥啼花落，風和景明。沿堤桃花盛開，襯著楊柳，紅綠相間，大家遊覽不盡。到了枕流吟舍，見水色浸階，花光映榻，微風一動，連幾席上都有個五色之紋。寶林坐著閒話，慢慢候客。

巳正一刻，金鈴已到，下了車，在夫人房中坐了一坐，知道寶林等已進園中，就帶了丫環到枕流吟舍，寶林等迎將出來，彼此見禮。金鈴笑道：「我今天卯正就起身，昨日姐姐說辰正畢集的，我生怕遲了，誰知我們兩個嫂子還沒有來。」寶林道：「也差不多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大姐姐天明就起來，教人來催我幾次，辰刻就同我們進園。」翠鳳道：「教我們候了一個多時辰了。」

寶林讓金鈴入坐，大家閒談。午初，只見紅鸞獨來，寶林等迎接進來，問道：「大妹妹，怎麼一個人來？我們二妹妹呢？」紅鸞道：「三妹妹是不肯來。我同二姐姐辰正就梳妝完了，原想早些回來，不知為什麼事，大老爺在家生氣，我候了多時，二姐姐吩咐紫雲出來對我說，怕大姐姐性急不耐煩，教我先來，他要候大老爺出去才能來呢。」

寶林聽罷，默然不語，不覺眉梢微豎起來。金鈴、銀屏同聲說道：「我哥哥也不知什麼意思，老大的人，盡鬧成小孩子脾氣。」寶林冷笑，銀屏道：「娘也不知淘過多少氣了。」眾人看寶林一臉愁煩，不似前番歡喜。直到一點鐘時候，聽見僕婦報到：「二小姐回來了，在太太房裡呢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寶珠領許多女環，姍姍而來，一群蝴蝶擁著一朵花王，蓮步輕移，香風已到。寶林搶步迎上來，一把扯住手道：「妹子，你來了。」就拉了進來。眾人笑嘻嘻的上前見禮。略坐一會，已擺上酒席，大家推金鈴坐首席，次席定要紅鸞，紅鸞那裡肯坐。就扯了寶珠過去，自己坐了三席，四席銀屏，五席翠鳳，定讓寶林，又讓公主，公主不敢僭越，翠鳳也就不謙，公主末席。說不盡山珍海錯，玉液瓊漿。

眾佳人酒量，雖不甚好，都還能飲幾杯。寶林又叫彩雲等陪了紫雲眾人暨各人隨來的女鬟，在那遙亭子上飲酒，倒坐了好幾桌。正席上用過三道菜，紅鸞道：「我們今天要流觴，必須移席到水邊，或到船上去。」寶林道：「我不過借個流觴的名目，請諸位姊妹會會，誰當真去做那謬事？」眾佳人大笑。銀屏道：「流觴雖不必，空坐也無聊，大姐姐何不將前日大姑老爺拿回來那個隋唐酒令，今天取出來試試新？」

寶林也甚高興，吩咐丫環到外間房裡書架上，將那個象牙籌筒快些取來。寶珠道：「不行令罷，談談亦好。況我也要早些回去，鬧開了怕遲。」銀屏道：「怕什麼！我送你回去。不然我著人同你去，知會娘一聲就是了。」寶林憤憤的道：「你也太小心了，今天就不回去，又待怎樣？明日我著筠兒送你去。」真是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。

銀屏知道寶林性燥，最不容情，還怕他說出別的話來，不好看相，就忙接口道：「大姐姐快人，出口如見。」少刻，丫環取了籌筒來，寶林對眾人道：「這是隋唐上故事，籌筒上注明飲食格式，每人抽一枝，是最公道的。」說著，送到首席上來。金鈴道：「我就抽了。你們別給我苦吃，我是不大行令的。」紅鸞道：「這怕什麼，難道抽出東西來咬手嗎？」寶珠道：「妹妹不怕別的，想是怕痛呢。」眾佳人始而不解，再這一想，不覺狂笑起來，一個個珠絡低垂，明璫亂動，就如花枝招顛一般。

金鈴笑道：「你這刻薄鬼，將來都要成個啞子。你此時會說會笑麼，見了我哥哥，就不敢多話了。」銀屏忙對他使個眼色道：「姐姐不必閒話了，快抽一枝罷。」金鈴抽出籌來，是順義村擂台逢敵手，下注對者為史大奈，對捨三拳。寶珠道：「這個便宜你了。」

金鈴歡喜，看對面是寶珠，就捨了三拳，互相勝負。金鈴道：「還是依坐次呢？順次序呢？」眾佳人道：「順衣領好。」金鈴就將籌筒送到肩下紅鸞面前。紅鸞抽了一枝，是楊玉環承恩奪寵，下注並坐為玄宗，玉環跪敬三杯，又同玄宗吃了交杯。

眾佳人笑道：「我們有好模樣看了。」紅鸞道：「我不來這個令，你們有意頑我的。」眾佳人道：「什麼話，是你自家抽的，怪不得那個呢？」紅鸞道：「不然，讓我另抽一枝。」寶林道：「好便宜事，酒令嚴如軍令，那不行。」銀屏道：「你別強，大帥現在這裡呢！」紅鸞擋不過眾人七嘴八舌的逼迫，只得擎了一杯酒，對金鈴屈了一膝，送將上來，金鈴笑而受之。教頭

道：「妃子生受你。」眾人叫好。

紅鸞又取了一杯，吃了幾口，送到金鈴櫻桃口邊。銀屏笑道：「你同我哥哥吃交杯，又和我姐姐飲交杯，到底給誰是好？你只個逢人愛，不是事。」紅鸞瞅了他一眼道：「你們姐妹威風別使盡了。」籌筒輪到公主，抽了一枝，薛冶兒舞劍分歡，下注舞劍一回，不能者，跪敬合席三杯，另抽。眾佳人道：「好極了，偏偏是他抽著這枝，除了他，別人抽著，只好做磕頭蟲子了。」眾佳人道：「美人舞劍，真正奇觀。」

寶林是格外投其所好，就吩咐丫環取劍。公主道：「大小姐此刻已舞得上好，你們何不請他？」紅鸞道：「大姐姐今也會麼？」寶林笑道：「你別聽他嚼蛆，我才學了幾天，就說會舞劍了。」丫環捧過劍來，公主掣出鞘來，鋒利非常，光華奪目。金鈴道：「我瞧這寶劍，倒有些害怕。我佩服你們在沙場上打仗，怎麼這樣大膽？」公主笑道：「這怕什麼，我們自幼兒殺人無算，全不動心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沒有見他同木都統那場惡戰，連我看見，也覺駭然。」

公主一笑，移動金蓮，走到台基上。眾佳人都走出來看，連下席上丫環僕婦，聽見舞劍，也圍攏上來。公主笑盈盈，不急不徐，乍翔乍翾，逞弄些美人態度，猶如蜻蜓點水，蝴蝶穿花，漸漸的舞得緊了，就是一片彩雲，在空中飛蕩，舞到好處，劍也看不見，人也看不見，只見一道白光，在階前滾來滾去，謾謾風聲。舞了好一會工夫，將劍收住，好似雪堆消盡，現出一個美人來。

眾人都看呆了，人個稱奇歎異。見他衣裳楚楚，笑容可掬，氣不喘，面不紅，頭髮一絲不亂，眾佳人都說真是大觀，今日見所未見矣。大家入座，恭賀三杯，又吃了幾樣菜，派銀屏抽籌。銀屏抽了一枝道：「妙計一良友歸唐，下注與對座者猜枚，猜得著，對座者飲一杯，猜不著，對座者問幾件疑難故事，答不出來，罰十大杯。」看對座是紅鸞，銀屏道：「好姐姐放寬鬆些。」紅鸞道：「難得你會取笑人。」銀屏笑道：「罷了，你看我哥哥分上罷。」紅鸞道：「誰同你講閒話！快背過臉去，我給你東西猜。」

銀屏轉過身來，紅鸞取了一顆蓮子，用酒杯蓋好，道：「你猜罷。」銀屏道：「教我猜什麼呢？」寶珠就踢踢銀屏的腳，銀屏一時糊塗，心中不解，看著寶珠。寶珠又用牙箸在燉鴨子裡撥了一撥，裡面有些火腿、蓮子、薏仁之類，銀屏又會錯了意，說道：「火腿。」寶珠大笑起來，銀屏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到底是妯娌兩個，幫著他頑我。」

寶珠道：「我倒是好心，你說冤不冤？不怪你自糊塗，還怪人呢。」紅鸞掀開酒杯，飛兩句詩道：「偷將蓮子瞞人嚼，一點相思苦到心。」眾佳人贊好。銀屏道：「既是蓮子，二姐姐為何踢我腳，教我如何得懂？」寶珠道：「你裙下難道不是一隻金蓮？一定要算條火腿麼？」眾佳人哄然大笑。銀屏道：「不談了，請問罷。」翠鳳道：「姐姐想幾件頂難事問他。」銀屏笑道：「你叫他難我作什麼，無非要我罰十杯酒。」

翠鳳嘻嘻的笑道：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銀屏道：「你只管問我，不過正史十三經，旁搜廿二子，我都不懼。」紅鸞道：「你別誇口，我雖個正史，卻要算得個外史。孔聖人七十二門人，幾個冠者？幾個童子？」銀屏道：「三十個冠者，四十二個童子。」紅鸞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銀屏道：「冠者五六人，五六三十；童子六七人，六七四十二。」紅鸞道：「三千門弟子，日後那裡去了？」

銀屏道：「當兵去了。」紅鸞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銀屏道：「你沒聽二千五百人為師，五百人為旅？」紅鸞道：「周瑜父親同諸葛孔明的父親，叫甚名字？」銀屏道：「周瑜的父親叫周既；孔明的父親叫諸葛何。」紅鸞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銀屏道：「你不聽見周瑜臨死時，還說道：既生瑜，何生亮？」紅鸞點頭：「說得好，我吃一杯。」眾佳人笑道：「真是強詞奪理，這些話也只配你說說罷。」銀屏掩著口，只是笑。金鈴道：「我妹妹心裡不知有多少樂處，只是他一個人笑。」

銀屏笑道：「我是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。」寶林道：「銀屏這一笑，不但不討人厭，而且令人愛看他，笑裡藏嬌，憨時轉媚。」翠鳳笑道：「我再替他添兩句考語，除去二松，數卿為最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個卿字下得有趣。」銀屏道：「二妹妹口才，如今也好了。」紅鸞道：「跟你陶熔出來了，說起笑來。我再問你，《四書》上有多少笑字，你能數得出，我才服你。」

銀屏笑道：「你是數了來難我的，教我那裡知道？待我想看。『不言不笑』，『不取乎樂然後笑』，『人不厭其笑』。倒是三個笑字。」紅鸞道：「還有呢？」銀屏道：「巧笑倩兮，夫子莞爾而笑曰。」紅鸞道：「沒有了？」銀屏道：「急什麼，等我慢慢想。」沉吟一會道：「王笑曰，王笑而不言，已有七個了。」紅鸞道：「只有七個麼？」銀屏道：「以五十步笑百步。」紅鸞道：「好了，八個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好象十二個。」紅鸞目視寶珠而笑。銀屏道：「還有四個那裡去尋？」

凝了凝神道：「聳肩諂笑，其為士者笑之。」公主道：「只少兩個了。」銀屏道：「這兩個真難。」想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有了，則已談笑而道之，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？」紅鸞道：「虧你。」眾佳人贊了幾句。寶珠取過籌筒，笑道：「我抽枝好的。」順手掣出來一看，道：「好累贅。」不知籌上寫的什麼，且看下文分解。